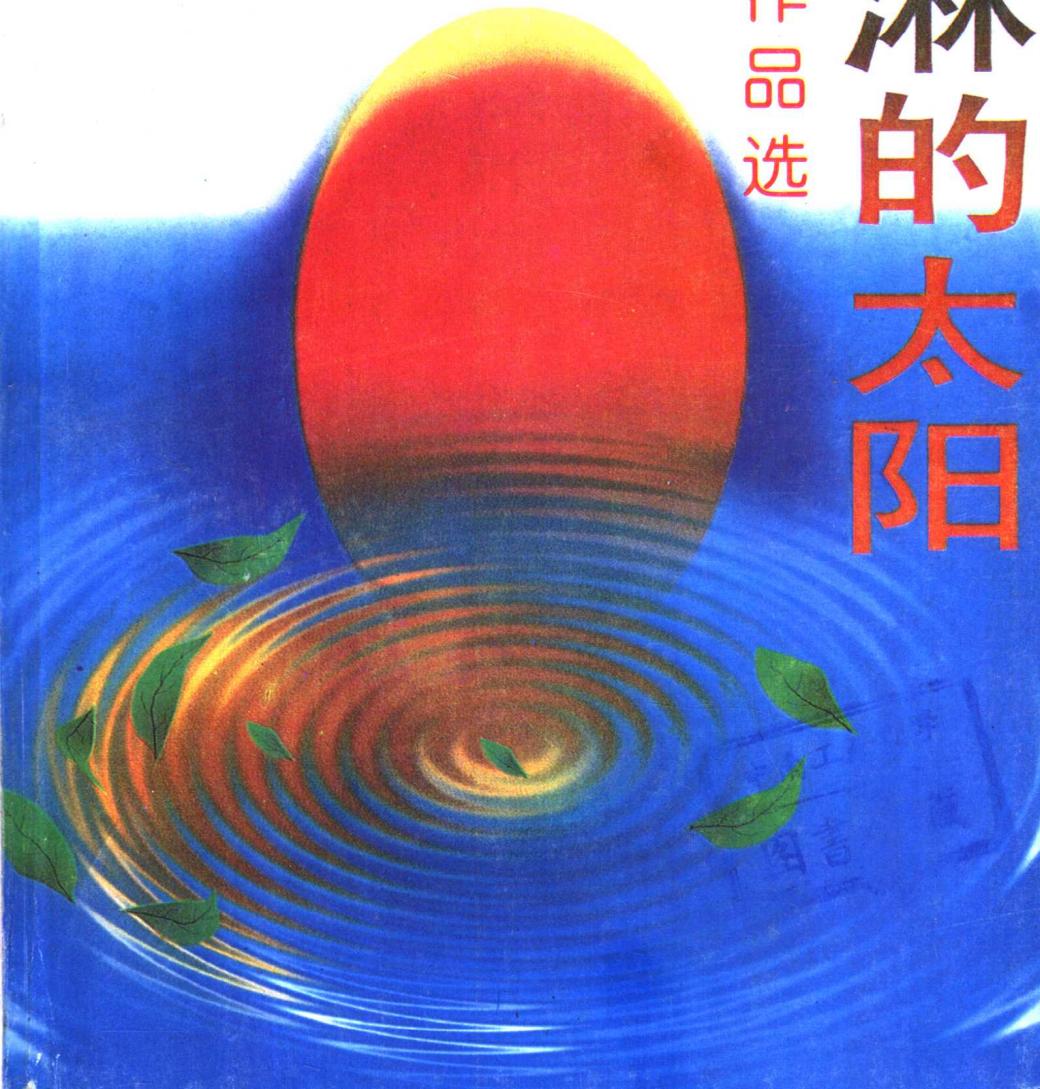


水淋淋的太阳

陈汉元作品选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水淋淋的太阳

——陈汉元作品选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京)新登字 148 号

水淋淋的太阳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朝阳区东郊定福庄 1 号)

北京东方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25 字数:332 千字

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6001—11000

ISBN 7-81004-351-X/G·231

定价:19.80 元

你是一条河

——为《水淋淋的太阳》作序

王纪言

租债比山高，压断穷人腰，地主手里算盘响，
佃户头上杀人刀……

我的脑海中常常会出现一幅图画：漫山遍野的孩子们一边拍红了小手，一边齐声朗颂这篇家喻户晓的《收租院》。

70年代，当我在辽宁海城抡大镐刨粪土的时候，当我一只挎包一只水壶奔走于苍茫的内蒙古草原时，在炊烟冉冉的村落，在飘散着奶茶香的蒙古包，都会听到这清稚悦耳的声音。

我不想再去追溯它的历史背景与政治内涵，作为那个时代的典型文化符号《收租院》已经和《长征组歌》、《回延安》等一起镌刻在历史上，成为时代的表征。因之，作为“文本”，它已超越了个人创作的意义，而成为历史之河的永远的航标。

《收租院》的作者却被历史“语焉不详”了。今天你碰到任何一个25岁以上的人，他都可能记得这篇课文，但知道它的作者的人却寥寥无几。

只有当历史之河流入了电视时代，电视的一颦一笑已然走入了千家万户，人们才会记住一篇电视解说词的作者，才会记住历史之河中的电视工作者的名字。于是，陈汉元这个名字也就不再隐匿。

20多年前，我绝对不知道《收租院》是一篇电视解说词，不知道它的作者只是一个“个人”；我没想到我后来会认识他，会成为他的同行，会成为他的忘年交的好友，会受嘱为他的作品集“写点东西”。

我常常对学生说，电视使我开始了真正的人生，如果我们回首往事，就会发现电视的人生奇妙无穷，充满了际遇与机缘。因为电视，我结识了许多占据我的青春理想的前辈们，其中就有亦师亦友的汉元兄。

我还对学生们说过，只有你真正理解了电视的性格，只有你体验了人生的诸种滋味，只有你了解了中国的普通人的生活与文化，你才会认识到汉元的魅力。他的寓庄于谐、寓文于白、寓执著于随和的文风，他的真朴亲切、幽默智慧、豁达豪放的个性；无一不来自于他对于电视、对于人生、对于中国的挚爱和体悟。

汉元丰富多彩的人生像一个复合的多面体。他是农民的儿子，他是一个文人，他又是一个电视工作者。清俊儒雅、才情张扬、独介刚直，是他文人的一面；朴素实在、

亲切幽默、随意自然，使他又像一个笑眯眯的来自农村的乡亲。而作为电视人，他的心中永远是艳阳天，永远为自己从事的新鲜生动的事业所感染，因之他的为人为文又总是显得生机勃勃。

汉元所走过的足迹，构成了一条风景如画的河流。1961年，一个迟到的电报，使他开始了电视的人生，从此他的生活历程便成为电视史的一部分。60年代的《收租院》，70年代的《下课之后》，80年代的《话说长江》、《话说运河》、《唐蕃古道》、《黄河》，90年代的《望长城》、《北京人在纽约》等等，无一不闪烁着汉元的智慧与汗水。

一个人的身后有那么多闪光的脚印，一个人的脚印如此醒目地镌刻在历史的沙滩上，这样的人生“对酒当歌”，这样的人生夫复何求！

.....
让我们沿着这条绚烂多彩的河流，浏览一下其中的风光。

在这条河流中，有几十部纪录片，它构成了汉元创作的主干：有小品、歌词、广告，它们是一条条生动的支流。

60年代，代表汉元也代表电视纪录片最高成就的是《收租院》。

《收租院》把静止的泥塑变成了流动的历史。汉元的

解说词较好地把握了电视的特性，把画面形象与语言表述融为一体。今天我们重看《收租院》，仍然会被其流畅的节奏、充沛的激情所感染。在这部作品中，汉元创造了一种琅琅上口、形象生动的语体。“斗啊斗，你是刘文彩的手，你是地主的嘴，你是豺狼的口”，“过完斗，箩筐空了，麻袋空了，肚子空了，一年的辛苦全都落空了”。这种节奏明快、语意递进的体式，这种朴素自然、富于形象表现力的语言，明显受到民间文学的影响，它对于表现主题、强化情感起了巨大的作用。

汉元在解说词创作中，较早地注意到电视的本性。70年代，许多电视片的解说词追求“形象化的政论”风格，语言上居高临下、侃侃而谈，有外部强加的灌输感，而汉元的《下课之后》却独辟蹊径，它通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通过几个儿童的视角，折身出新生活的变化。在《下课之后》中，汉元从人物的身份出发，用一种清稚、单纯、简朴、自然的风格来表现孩童的内心语言。在当时铺天盖地的政治高调中，《下课之后》显得格外清新、格外真实，因此它受到了很多中外朋友的喜爱。

80年代，中国电视纪录片走入了波澜壮阔的新天地，汉元的艺术创作也表现出令人惊叹的热情。这种情形一如他在《话说长江》中所写的：“水珠，小小的水珠，一滴、

两滴、三滴，无穷滴水珠，源源不断地向着东方跳跃，一路跳跃，一路结伴，越结越多，终于汇成一条汹涌澎湃的世界长河……”

80年代是汉元创作的高峰期，他所涉略的范围，他创作的数量与质量，都令人叹为观止。

在80年代，中国电视纪录片尤其大型系列片已然蔚为大观，并在刚刚拥有了电视的中国观众中掀起了一股股热潮，几乎在每一部引起巨大反响的电视纪录片中，我们都能看到汉元的智慧之光。

我们不妨先注意一下这些统计：

- | | |
|------------|------------|
| 《他的业余生活》 | 1982.9; |
| 《黑颈鹤》 | 1983.4; |
| 《雕塑家刘焕章》 | 1983.5; |
| 《话说长江》 | 1983.6; |
| 《泰山》 | 1983.10; |
| 《詹建俊和他的艺术》 | 1985.6; |
| 《话说运河》 | 1985.8; |
| 《唐蕃古道》 | 1987.4; |
| 《黄河》 | 1987.4、11; |
| 《长江漂流》 | 1987.5; |
| 《伏尔加日记》 | 1989.5; |

.....

这些作品都已列入北京广播学院的教材，这些作品中有的章、回又被收入 80 年代的全国中学语文课本，这些作品代表了中国电视纪录片在 80 年代的最高成就，这些作品在社会上所引起的反响令今日的电视工作者惊羡不已，这些作品不约而同地表现出时代的风格：一个觉醒的民族在面对未来的挑战时所焕发出的开阔胸襟与磅礴气势，这些作品又都凝结了汉元等电视工作者的拳拳赤子之心。

作为电视理论工作者，我们注意到在这些作品中所体现出的清晰的电视探索意识。任何一个研究电视纪录片的人都会发现，正是这些作品，完成了中国电视片从混沌到自觉的历史转折。

我们不会忘记《雕塑家刘焕章》在当时的电视界所引起的震惊。在这部作品中，汉元对解说词的表现功能作了大胆探索，试图使之更深入地表达人物的内心世界，他大胆地用第一人称方式去摹拟人物的内心独白，使作品不再滞留于外观的表现，在同期声尚未开掘的历史背景下，“独白”式解说使纪录片创作焕然一新，但是其后的大批追随之作，已比不上《雕塑家刘焕章》的语言的形象生动、韵味无穷。我们至今忘不了那余音绕梁、一唱三叹的

结尾：

假如你要寻找刘焕章的家，那是太容易了。
你不必背记门牌号码，而只要记住胡同就行了。
因为在他家的窗户外面，常年累月摆着那么多
怪里怪气的大树桩。

那么，刘焕章在不在家呢？

你听

——〔深沉的劈木、凿石之声〕

1983年《话说长江》的出品在观众中掀起了狂波巨澜。走出历史灾难的民族，在新的历史机遇中表现出喷薄的激情。《话说长江》以浓笔重彩、翰墨华章的风格，以一泄千里、磅礴非凡的气势，抒写了一曲祖国山河与民族历史的“新大陆交响乐”。

汉元以惊人的精力承担了《话说长江》近一半解说词的创作。他在解说词中体现出广博的知识、充沛的激情与优美的想象，唐宋诗词、风土人情、民间传说、当代英雄，这些都和壮丽的长江风景融为一体，构成一条光彩夺目、绚烂辉煌的河流。

在峨眉山一段，汉元这样写道：

峨眉山的云彩，变幻多端。巍峨的峨眉山，
此时此刻竟然成了茫茫大海中的一个小岛，或

是汪汪大洋里的一艘轮船。不错，云是海，海是云，这是名副其实的云海。然而，还是在峨眉山，这厚厚的云层，不禁使人联想到辽阔的松辽平原——春天已经来临，深翻的大地，积雪尚未消融……

这种形象生动的解说使画面具象产生了丰富的审美意蕴，进而升华为极具感染力的审美意象。

《话说长江》之后，汉元又投入了《话说运河》的创作。《话说运河》以优美的画面、开放的结构、全方位的电视手段、文化底蕴厚重的解说而成为中国大型系列片的“精品”。20多位作家学者的联袂出场，使《话说运河》的解说词在文学表现上十分优美、深刻。而其中的佼佼者，也是电视片的解说的“神来之笔”，当数汉元创作的“一撇一捺”。在这里，他充分调动自己的形象思维，把最深重的历史文化的意蕴与最具体的形象联系在一起，我们伟大祖国的两大人工奇迹被形象地表喻为“人”：

你看，这长城是阳刚、雄健的一撇，这运河不正是阴柔、深沉的一捺吗？长城和运河是中国人为人类所创造的两大人工奇迹。

人、历史、文化就这样紧紧联系起来了。“一撇一捺”如石破天惊的气势，千里奇丽秀美的运河画卷就在这辉

煌的譬喻中徐徐展开。

汉元的笔，写过千里古道、茫茫群山，写过英雄才俊、芸芸众生，但是他写的最多的却是河，流淌着生命、历史、文化的河。

长江、运河、黄河，以至伏尔加河，这些名川大泽在汉元的笔下凝结了更多的情韵。逝者如斯，那河上的风景已成为历史的记忆与现实的观照；大河东流，昼夜不舍，而留下的却是人间沧桑、文化积淀以及历史的辉煌与感叹。于是，那一条条波澜壮阔的大河便超越了自然意义，它深深地吸引了对民族文化挚爱不已的陈汉元，使他沉湎其中，留恋忘返。

电视的人生就这样具有了奇妙的双重意义，一方面电视人以自己的踽踽而行，构建了自我生存的河流；另一方面电视人又始终被裹于民族与文化、历史与现实的泱泱大泽中。

.....

可能很多观众并不清楚陈汉元的其他成果，但是人们肯定会记得威力洗衣机与娃哈哈营养液，记得“九州方圆”播出的小品《添置铁壶的报告》，记得“广而告之”中那一则“吃不了，请兜着走”的警世通言。

无疑，汉元的创作范围之广，在电视界也不多见。这

些年来,他除了纪录片外,还涉及了广告、小品、歌词、评论等。此外,在 90 年代为世人瞩目的《望长城》与《北京人在纽约》中,他作为策划人与参与者献出了自己的一份智慧。

他的广告词通俗简洁、琅琅上口,“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今日已是流行大江南北的大众口语。而他的广告创意则从人类的基本情感出发,紧紧抓住人性中的那一片绿荫。“妈妈,我又梦见了村边的小溪,梦见了奶奶,梦见了您。”这质朴亲切的语言,使威力洗衣机的广告名声大振。

他的论文则保留了一贯的风格,明快晓畅、通俗形象,常常把一个抽象的道理讲述得娓娓动听。比如在讨论纪录片《藏北人家》时,他幽默地写到:

纪录片的开头就像一个人的脸,一个小伙子一眼就看上了一位姑娘,还不是那丫头有一张让小伙子受感动的脸。

作为同行,我以为汉元的文学创作一方面符合电视的本性,具体形象、感染力强,另一方面又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亲切幽默、鲜明生动,创造出一种极具表现力的白话文体。

作为朋友,我想汉元的文学风格与艺术成就都离不

开他的人格形象与性格特征。以我的理解，汉元兄是一个内心装满爱的汉子，在他的解说词中，充满了对祖国、对亲人、对生命的挚爱，甚至在“动物世界”的解说词中，都流露出这片爱心。因为爱，他的心中是一片艳阳天；因为爱，他常怀着美好的希冀与执著的追求；因为爱，他才总是豁达乐观，幽默亲切。

鲁迅先生说，“创作，总根于爱”，随意翻开汉元的一部作品，就会感到那明朗炽烈的爱心。或许可以说，这才是他最深层的创作动力。那幽默那朴素那不时出现的修辞手段（拟人、比喻、重复、叠句、排比等），也许并不仅仅是一种语言技巧，而只是内心情感的外化罢了，比如在《生命进行曲》中，他这样去写幼小的动物：

春天给幼小的生命提供了机会、带来了希望。

然而，没有父母尽心尽力的养育，就谈不上机会和希望。

不论刮风下雨，父母的怀抱总是温馨的天堂；

不论白昼黑夜，父母的脊背总是洒满阳光。

这分明是自我情感的流露，它讲述了无数个赤子的心愿。

我想,对今天的电视工作者,这种深深蕴积在人性中的爱,或许是最最重要的。

爱,使汉元的人生之河,风景绚丽、阳光明媚;爱,使汉元的人生之船,如沐春风、破浪远行。

我衷心祝愿汉元兄的心中永远洒满阳光,我真诚期待着汉元兄的下一部力作早日问世,那样,我们的学院又多了一部宝贵的教材,我们的学生又会多了一个汲取营养的对象。

请多保重,汉元兄!

1994.4

电视就是我的梦(代前言)

1961年暮春,我依稀从杂志上得知,世界上有一种彩色的能看能听的传播媒体,它就是彩色电视。那时,我穷得叮当响,连一个矿石收音机都没有,所以,对那个与我毫不相干又不曾谋面的电视,压根儿想都没有想过。

但是,就在那年仲夏,一片薄纸两行字竟将我与电视牢牢地连为一体。是何缘故,我无从知晓。

我记得,在领到大学毕业文凭之后,我就回老家(浙江乐清)告别父老乡亲,准备去四川任教。一天黄昏,母校(上海华东师大)中文系给我发来加急电报,通知我不去四川了,赶快到北京报到。

我的行李很简单,扁担一根,藤篮一个,麻袋一条,而且远远没有装满,所以,走也快,到也快。就这样,我便成了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北京电视台的第一百零几号成员。

某日,分配到电视台的10来名大学生被召集到一起,一位书生般的负责人向我们表示热烈欢迎。之后,他宣布要我们每个人都上交一篇他命题的作文。

我有点纳闷,没完没了的考试终于考完了,怎么出了校门还要考试呢?

好吧,考就考,不考拉倒,要考就考好。

就这一篇作文,我当不成自己喜欢的摄影记者,而只能当编辑了。

按规定,摄影记者的粮食定量比编辑高,而且高不

少。呵，当编辑还不能吃得很饱。

这倒没什么，只是有一件事使我至今仍然感到莫名其妙。

那时，我的任务是为工农业新闻片撰写解说稿。凡摘抄《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编发的新闻稿的解说，一般都能顺利通过，而自己动手撰写的就有可能遭到“枪决”。

对此，我心里十分不平，但毕竟初来乍到，乳臭未干，又能说什么呢？何况，有时候，的确是自己连门儿都没找到。

但一年、两年、三年过去了，我越想越懊恼，人家是编辑、记者，我们也是编辑、记者，都是吃这样的饭，为什么我不能直接从锅里挖，而偏偏要在人家的碗里扒呢？！

这，不是太没道理，太没出息了？

不，我不啃别人啃过的馍。不会啃，学着啃，一定要自己啃。不然，有什么味道？

我要寻找别人没写过的东西去写。我要以自己的心冲着千百万观众的心去写。我要写我的所见所闻。我要写我的所思所想、所爱所恨。

就在这种心态中，我先后写出了《收租院》和《雕塑家刘焕章》，也为系列电视节目《话说长江》、《话说运河》等撰写过一些解说词。

我每写一篇稿子都好比经历一场作文比赛，参加一回升学考试，甚至于犹如经受一次大病的折磨。

在写一些稿子的时候，我的心在哭，我的心在笑。可是，人们并没有从纸面上看到我的哭、我的笑。我觉得，